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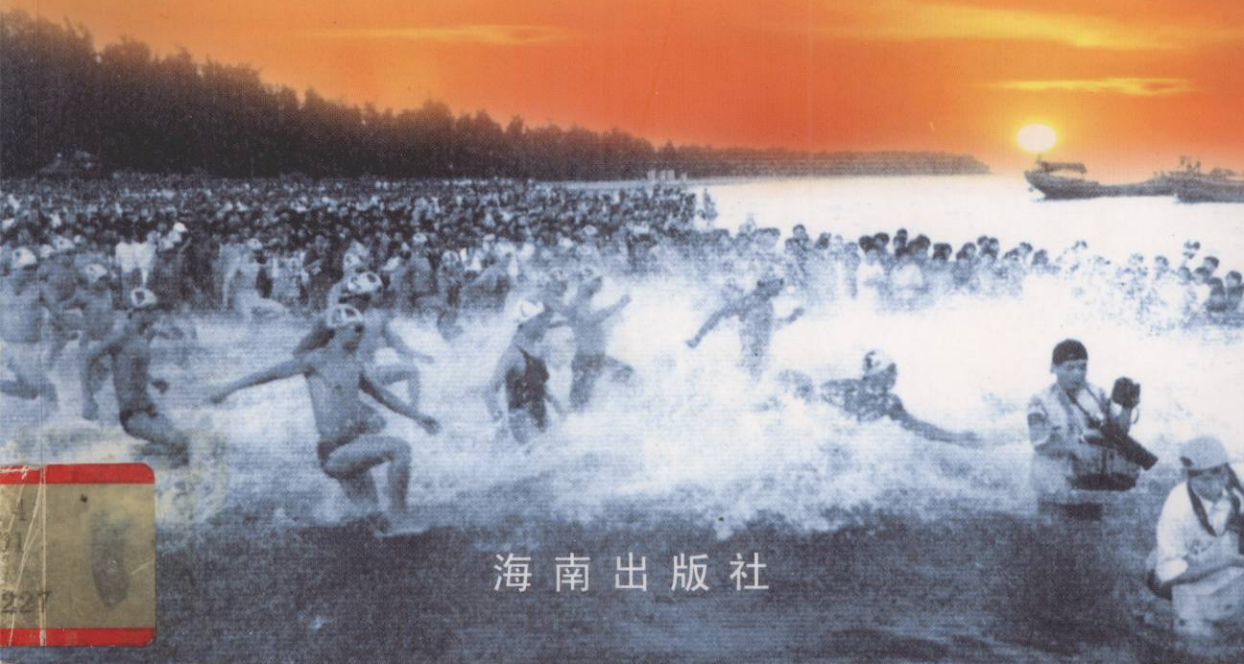
一场场横渡大赛，早结束了；

一年年奋斗历程也早已变成回忆。但横渡毕竟在海南体育史上，海峡史上划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毕竟给当事人留下来永难磨灭的记忆。这个报告文学如实地记载了这个赛事从创意到诞生的过程。

彼岸·彼岸

邢增仪 著

「海之恋」文学系列



海南出版社

一场场横渡大赛，早结束了；

一串串奋斗历程也早已变成回忆。但横渡毕竟在海南体育史上，海峡史上划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毕竟给当事人留下来永难磨灭的记忆。这个报告文学如实地记载了这个赛事从创意到诞生的过程。

此岸彼岸

邢增仪 著

「海之恋」文学系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岸·彼岸 / 邢增仪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1

(邢增仪“海之恋”文学系列)

ISBN 7-5443-1628-9

I. 此... II. 邢...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8740号

邢增仪“海之恋”文学系列

此岸·彼岸

作者: 邢增仪

出版: 海南出版社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30932

责任编辑: 孙丽娟 崔修彬

封面设计: 海南邦瑞广告

印刷: 海口新明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套

书号: ISBN 7-5443-1628-9 / I·60

定价: 120.00元(共四册)



邢增仪：海南文昌籍，老三届，做过护士、医生、大学校刊编辑、大学研究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现在海口从事企业经营，同时担任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团长等多种社会职务，并获得“海南十佳女杰”、“海南优秀人才”等多种荣誉。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其中《过海的女人》和《过海的男人》被全国许多报刊杂志转载；《文昌阿婆》被改编为电视散文；《海语》于1998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现再版。此次同时出版的还有小说集《过海的女人》、报告文学《此岸·彼岸》，以及纪实文集《听海·寻觅》。

序

——罗 萌

不会游泳，又智商低下，屡试不得要领，便望而却步，一直将弄潮视为高智商者的游戏，再不敢问津。以致移居海口十几年，不知海边湿过多少次鞋，至今却仍是旱鸭子。

听说有人要搞横渡琼州海峡大赛，吃惊不小，疑是天方夜谭。后来，又听说那横渡居然被他们搞成了！面对媒体的争相报道，不能不由衷叹服。还听说这近乎神话的壮举，组织者竟是海南热岛公司的一位女老总。真是巾帼胜须眉，更觉肃然起敬，自叹弗如。

一次，作家晓剑签名售书，陪来琼度假的中国作协高洪波书记一起出席签售仪式。入场前，遇到海南作协主席蒋子丹偕同另一位女士也来出席。经介绍，先得知那位女士是海南作协的理事、《海语》一书的作者邢增仪。尔后，不经意间又得知，她就是那位令我自叹弗如的热岛公司的老总，横渡琼州海峡赛事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当时，心里深深一震——原来这位横渡神话的缔造者，不光是位敢下五洋捉鳖的女性，还是位妙笔揽得文坛风月的作家！

从此，便牢牢记住了“邢增仪”这个名字。

进而，又与邢增仪有了交往。陆续读了她不少充满睿智又文采飞扬的散文随笔，还观看了由她创办的海南女子合唱团的精彩演出。每次都有新的感叹与惊喜，也由此渐渐接近邢增仪那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始知这位拥有多个社会头衔儿、踩着海浪长大的海的女儿是个奇女子。

一个荔枝飘香的季节，邢增仪把她新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此岸·

我敏锐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毋庸置疑的、难以替代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学价值!

彼岸》拿给我看，说是写横渡大赛的，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出于对她缔造横渡神话的好奇，当晚，我停掉正在赶写的一部长篇，一口气读完那部书稿。

掩卷之余，我的心战栗很久很久——洋洋近二十万言，只有很少一部分文字，是我憧憬中所希望读到的勇士弄潮方面的内容，而绝大多数篇幅，都是组织与筹备横渡大赛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磨难与烦恼，以及如何冲破这些阻力、战胜这些磨难、排遣这些烦恼的故事。原来，邢增仪发起组织这次壮举的过程一点儿都不浪漫，与武训办学、唐僧取经的经历差不多，不光饱受冷眼、怀疑与屈辱，还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看来，《此岸·彼岸》的命题是富有深意的——此岸达彼岸就是一个“渡”，参赛选手们横渡的是风浪凶险的琼州海峡，邢增仪横渡的却是比海峡风浪更大的现实人生！其中的苦辣酸甜，颇耐人寻味，许多欲哭无泪又饱含愤慨的文字，更令人荡气回肠！

我敏锐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毋庸置疑的、难以替代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学价值！

与邢增仪交换意见时，听说她还要随着二届、三届大赛的开展，续写二部、三部《此岸·彼岸》，我当即表示了异议，理由是：以后各届赛事不再具有开拓意义，故事也就不可能比首届更精彩！但是，我当时没把对作品发表后，可能会惹出不必要麻烦的担心说出来。

现在，经过再三研磨的《此岸·彼岸》就要付梓了，我既为邢增仪高兴，也为她捏一把汗。高兴的是她的作品终于能和读者见面了，捏一把汗的是怕好事者主动对号找她的麻烦。偏偏邢增仪又来找我为本书作序，我终于不得不说出自己的担心。

邢增仪只是淡淡一笑，说：大不了再经历一次“横渡”罢了！

我再无话可说，特别是仔细看过全书，我发现我的担心全然多余，邢增仪不仅有着“黑白”鲜明的性格、批判的精神，而且同时又特别宽容大气，她的心中有一根柔软的弦会为任何良善触动，因此，她能融化一切。到后来所有的对手都成了她的朋友，所有因为担心而出现的阻力、压力都成了大赛的动力。

之后，邢增仪又拿出她撰写的《此岸·彼岸》后记示我，读过后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便信笔打油，胡诌白话歪诗一首，赶个时髦，用阶梯式记在下面，权作为本序的结尾吧：

致海的女儿

海，
 容纳百川，
 才有其
 无垠的澎湃。

人，
 包容过
 种种，
 才会有
 海一般的气概！

如果有人，
 夺走你心血
 凝就的事业，
 连同那片你
 泪花四溅的海峡，
 人生境界上，
 你却因此涵养出
 一腔比海峡更
 开阔的襟怀。

一部奇女子
 缔造神话的
 传奇，
 多少辛酸，
 多少悲哀？
 多少愤慨？
 椰风明白，
 海浪明白，
 横渡过的人
 都明白！

而今
 评说功过是非，
 能不让人
 感慨良多？

然而

儿文拍蜜莲

横渡既然是

挑战逆流的

壮举，

又岂在乎

世俗意义的

成败？

你的微笑

让我感知：

热岛，

寒也性热，

温也性热，

海的女儿，

潮也姓海！

汐也姓海！



【 内 容 介 绍 】

一场场横渡大赛，早结束了；

一年年奋斗历程也早已变成回帆。

但横渡毕竟在海南体育史上、海峡史上划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毕竟给当事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帆。

这部报告文学如实地记载了这个赛事从创意到诞生的过程。

它委实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站在哲学的领域我们无意褒贬任何人和事，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角度不同，所持有的观点自然不同。

所谓存在就是合理。

但是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记录这一过程，有那么一个阶段，“人峡”确实比海峡难过。

但愿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高度和厚度。

毕竟，我们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都永存感恩之心。

ISBN 7-5443-1628-9



9 787544 316286 >

目录

Contents

1 | 序 罗 萌

报告文学

1 | 此岸·彼岸
179 | 横渡后记

横渡短文

194 | 膜拜精神
198 | 感恩之心
202 | 非凡的体验
207 |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击水三千里”

横渡诗歌

229 | 大海的畅想
230 | 跨越生命
232 | 彼岸在前
233 | 一个海峡的传说
234 | 志向

报告文学

此岸·彼岸

——谨以此祭奠那些献身于大海的
难忘的岁月和难忘的人！



○ 2000年6月10日下午4时45分，当本次大赛第一名运动员官晓宇抵岸时大海在燃烧。

摄影：杜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多米诺骨牌已不再是一种好玩的游戏，一旦当第一个骨牌缓缓起动，整个骨牌就会一块块、一排排、一片片不可遏制地倒下去，成就一种排山倒海、山呼海啸之势，给人以广袤的思考和深刻的震撼。

——2000年首届横渡大赛《纪念刊》后记

海峡易过，人峡难渡。

——中国一位形象学创始人名言

我终于又回到了我自以为是魂牵梦绕的故乡——湘西边陲的一个小镇。可是当一个月过去，当那颗日夜驿动的心愈来愈深切地感觉到我已经远离了甚至永远也回不了那个大海之南时，我才愈来愈深刻地明白，我的梦，我的魂，其实是早已驻扎在那个地方了。

返回故乡已成为一个趋势——那是因为亲情，年过七旬的父亲日渐衰败的生命之火依赖女儿的加薪；那是因为责任，正在人生观、世界观定型的儿子需要母亲的濡养；而我自己，一个因情爱而伤透，因漂泊而疲惫不堪的心灵也极需修补。于是，当我清楚地意识到，再也回不到那个潮涨潮落、日升日落、云舒云卷的地方时，我的心竟像被吞噬和撕裂般地疼痛起来。

这种感情我似曾相识，我知道作为女人只有一种感受能与之相比，那就是情爱的重创，依托的顿失——还不是那种少不更事的萍水相逢的情爱，那是一种经过理性权衡、比较，经过风暴冲刷、洗礼，经过生死涅槃的情爱，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终于知道为何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说了。虽然海南只给了我不到三年的时间，不过我生命的十分之一，却浓缩了我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感大撼……

如果说人生就像一段航程，航行的意义全在它是否驶入深海，见证过大海的丰饶和剽悍的话，那么我敢断言，我是我们这代人最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在南海扬帆起航，而且在南海历经巨浪涛天。可以说在海南两年多的光阴浓缩了我生命的全部绚丽华章。

不仅是怀念，还有感谢。两年多，不足800天，大海将一个被情爱、情殇追逐与放逐的女人改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不仅可以把握自己命运，而且敢于在命运的浪尖上追浪弄潮的人，一个可以挽住生命缆绳的女人。

可没想到，因父亲病重返老家的我，再也回不了海南，也没想到这种选择让我心如此这般疼痛。多少天，我寝食难安、心绪难平，就像一艘远航归来靠不了岸的船，只有找一个“引水”。于是，我拿起笔，将我在海南的经历记录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之舟将永远在大海上漂流，永远也靠不了岸。

(一) 初识海南

海南在我的脑海中最初形成轮廓，那是在她——一个浪迹天涯的女人深情的呢喃如梦呓般的叙述中。

那是在塞北一个小城，无数风沙漫卷的夜晚。

S是属于那种叫男人一见就眼里冒火，女人一见就心生嫉妒的人。她有明显的西域特征：高身、瘦脸、大鼻梁，美而闪烁着野性、诱惑之火的眼睛。猜不准她的年龄，疯起来如十七八的小女孩，沉默的时候脸上满是岁月的沧桑。

她的身世始终是个谜，从她闪烁其词中猜测大概她从小父母双亡，寄养在哥嫂家里。她的专业是舞蹈，大专毕业后在当地的歌舞团是台柱子。1988年她去了海南，在那儿她演绎了一大串惊心动魄的故事。最为精彩的是她和一个男人苦苦纠缠五年，为那男人设的陷阱下过套、献过身，为那男人冲锋陷阵过、流过血、拼过命，为那男人去骗过人也受过骗，为那男人害过人也被害过。最终，那个男人飞黄腾达，从一无所有做成了股份公司的总裁。

可是最终还是栽了，泡沫消失后只剩下一堆废墟，一把烂账，一摊官司。那个老总被判了刑，S也惹上了数不清的麻烦，她只有逃亡。

海南——成了她心底永远的爱恋，永远的痛。

在北方寒风怒吼的漫漫长夜，坐在通红的炉火边，她就要讲海南，讲得两眼放光、神情迷乱。她说：“现在海南是天气最好的时候，大东海的水温不冷不热，大海蓝得刺眼，浪花像堆雪一样涌过来；把身子埋在沙堆里，让一阵阵海浪从身上冲过，让海沙在你身上‘刷刷’

轻揉，那滋味，比和男人在一起更销魂……”

“租个帐篷，晚上住在东郊椰林的海边，起伏的大海像巨大的水床，挺拔的椰树就像哨兵，深邃的夜空那么纯净，星星离你那么近，就像是数不清的朋友亲热万分地对你眨着眼睛……”

“海南真是可以把神话变成现实的地方，说来没人会相信，1992年海南最‘热’的时候，一个国土局局长只见过我一次就疯疯癫癫，手把手教我怎样做项目，硬是把一块多少公司抢夺的土地给了我，我们今天签合同，明天转手，一分钱没花就赚了两千万……”

……

就这样，在她的叙说中，我的灵魂渐渐地向海南靠拢，甚至海南在我灵魂深处跳起了舞，一个温暖而浪漫的舞。

于是当我工作的那个酒店因经营不善而垮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下，选择了海南。

（二）走进海南

我是2000年在家过完春节2月中旬上岛的。

我从湘西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大巴到徐闻县的海安码头，然后坐轮船穿越琼州海峡抵达海口。

这是我平生这么真真切切地面对大海，穿越琼州海峡时，在近两个小时的航程中，我站在甲板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激动得不能自己，所有的关于海的歌谣，海的传说都涌上心头。那天的风浪很大，巨大的风浪把偌大的海船像玩具似地把玩于股掌之中，几乎所有人晕船甚至吐得一塌糊涂。只有我一个人，一直站立在甲板上，看着轮船耕耘出滔天的浪花，听任浪花拍打我的面容，满嘴是苦涩的海水，听任海风吹舞着我的风衣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但都兴奋莫名，心驰神往。

一个面孔黝黑像非洲人一样的船员走过来对我说：“好奇怪呵，你不是第一次来吧？你怎么没有晕船？”当他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过海时，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他说：“你和海有缘分。”

是的，我那时的感觉就像海是我的梦中情人，尽管当时的我前途一片渺茫，但我已认定这个“热岛”就是我要寻找的地方。

刚到海口时我落脚在一个老乡家，很快她帮我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螺旋藻制剂企业做营销。当时的螺旋藻正在全国走俏，我做得还

不错。有了点底子，不久，我就从老家搬了出去，开始了我一个人在海南的闯荡。

一个月过去了，枯燥而艰巨的销售工作，消噬了我的激情，我开始反省我到底为什么来海南，如果仅是为生存又是否明智。

2000年的海南再也找不到S给我描述得像美国西部淘金般的狂热和冲动了。就像海边再大的印迹，浪潮过去都会无影无踪。还有，海口基本上是个移民城市，没有别的城市那种祖祖辈辈、根根蔓蔓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过日子的烦琐和热闹，这里是安安静静的、不动声色的，甚至还有一点冷清和颓废。

我不由产生了巨大的疑惑和恐慌，我到海南到底是对还是错了？

如果说那天我不是在家休假，而小白又正好来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也许命运便是另一种组合了。

那是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之一，是一个海南知名形象学教授举办的一场“何为好妻子、好母亲？”的讲座。

那天的会议还是很有意思的。关于什么是好妻子、好母亲这个上千年来已成定论的东西，女人们自己也发出了质疑。也就是说女人已不满足千百年来对好女人、好妻子的定论是“贤妻良母”，或者说什么是贤妻，什么是良母，标准已完全不同了……

我对这个论题有足够的兴趣，更何况徐教授本身又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已年过六旬，可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衰老的影子，相反他有着年轻人都少有的敏捷和激情，他慷慨激昂，引经据典，他的话不仅有煽动性，而且富有哲理。

比如他说：“女人的悲剧首先是女人自己造成的，女人在择偶时，自己的定位便决定了自己的方向和标准，这会影响你一生。舒婷的《致橡树》说得好，你如要和丈夫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一起，那么他死了，他走了，你仍伫立；如果你要把自己作为藤，死缠在树身上，那么树死了，树倒了，你当然也就活不了……”

这些话强烈地震动了了我，想起自己三十来年的人生经历，想起自己的婚姻遭遇，正因为一开始定位不准，才导致了这么多年的磨难，致使这么多年有家归不得，有子认不得。想着想着，心一阵阵酸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

我的神情引起了徐教授的注意，散会后，他主动过来与我交谈，知道我有许多感慨之后，便将家里电话、手机号码全留给了我。

几天之内，我和徐教授在电话里长谈过一次，又在一起喝过一次茶，我除了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还向他倾吐了心中的郁闷和不安。

女人在择偶时，自己的定位便决定了自己的方向和标准，这会影响你一生。

我说：“我满腔热情投奔海南而来，可来了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感到恐慌和失望了。现在的海南不仅看不到繁荣和兴旺，而且找不到一点可以让人高兴、激动、令人热血沸腾的东西，若再这样下去，我恐怕又要开始流浪了。”

徐教授认真地听我说话，他半晌不搭腔，嘴里喃喃道：“激情？你是说激情吗？”然后一拍手说，“有了，你知道琼州海峡吗？”

我脑海里立即闪现出那一望无际、浩淼无垠的海峡，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印象太深刻了，我赶紧点头说：“知道呀，我就是坐船从海峡过来的。”

徐教授又说：“你知道有人在组织横渡琼州海峡大奖赛吗？”

“横渡？怎么横渡？驾船吗？”

“不，徒手游泳！”

“不可能！”这是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海峡无边无际，一个人在海里便如一粒沙在沙滩上一样。人，那么渺小，怎么可能游得过海峡去？那天过海，便是乘轮船，都有近两个小时的航程。加上海上风浪大，新鲜劲一过，多少人便是昏天黑地、翻肠倒肚的难受，只恨身无双翼，一下子飞过海峡去。

“这怎么可能？”我把头摆得像拨浪鼓，认为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徐教授显然很满意这种效果，他说：“是吃了豹子胆吧？更不可思议的是扛这个横渡大旗的是一个女人，她叫祁然。现在她的热岛文化体育公司虽热火朝天，但也困难重重。怎么样？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保管那儿有你渴望的一切，那里像一团火，包管烧得你欲死、欲活、欲罢不能。”

然后，徐教授向我大概介绍了祁然这个人。徐教授对祁然赞赏有加，说这是一个堪称精彩的女人，有才、有德、有能力，还有很深的责任感和广褒的爱心。说她是海南文昌人，父亲曾经任过蒋介石的警卫营长、74师张灵甫将军的参谋长，因此她从小饱受磨难，同时也就具备了许多过人的素质。还说祁生长在内地，在某大学工作，海南建省后回到家乡，先在学院派驻机构任职，尔后调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再就是于1992年下海至今。徐说祁然一直是做房地产，做体育产业只是近半年的事。他还说祁然在海南做过许多有影响的事，比如海南建省初期，曾给省委书记呈上万言书，从而拉开了第一轮整顿海南投资大环境的序幕；比如她于1996年创办了一个业余女子合唱团，这个团被誉为“当代红色娘子军”，多次代表海南省出国、出岛演出或比赛，为海南争得了极大荣誉；比如她在报纸上开辟专栏《阿仪海语》，

引起了很大反响，她的书《海语》亦赢得了广泛好评等。

“总之，”徐教授强调说：“你无论作何选择，但这个女人值得你去认识。”

也就在第二天，徐教授便带我去了海南热岛体育有限公司，也就是临时的“横渡琼州海峡指挥部”，当我踏进这个门的那一瞬间，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命运的转机到了！

“横渡琼州海峡指挥部”设在海南新落成的金银岛大酒店 1612 房里，这是一个总统套间，是海南高速公路股份公司专门赞助横渡大赛的。套间的大卧房改造成了祁然的办公室，大客厅划分成几个功能区，从而构成了横渡的临时机构。

一走近它，没有人会无动于衷，没有人可以逃避它的巨大诱惑和感染，一股滚滚的热浪和战场的硝烟扑面而来。

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

“横渡琼州海峡，呼唤人类激情”；

“横渡琼州海峡，弘扬英雄主义”；

“横渡琼州海峡，挑战人类极限”；

“横渡琼州海峡，重振海南雄风！”

几条如此响亮的口号像巨大的鞭子在抽打，让久已麻痹的心顿时血流加快，浑身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还有墙上的水流图、海峡区域图，大赛的规程、规则……说明大赛已不光是凭空想像和仅靠热情，而是已经具备科学的依据和扎实的基础了。

电视台、电台、报社接踵而至，五门电话在此起彼伏地呼叫，人们川流不息、神色匆匆，或在洽谈，或在商讨，或在争执……俨然一种打大仗的气氛，我一下子沉醉了。

“祁然！”随着徐教授一声呼喊，一个丰满、典雅、庄重的中年女人向我们走来，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类型的女人。

这种女人是不能单靠“漂亮”、“美丽”等字眼来描述的（年轻时她一定非常端庄、秀丽），人们一靠近她就会感到她有非凡的魅力。这种魅力大概来自她既有女人的形体，又有女人的灵魂；这种魅力大概来自一种明白的思维，丰富的情感，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识还有异乎寻常的、穿透并能驾驭别人心灵的力量。

她和我想像的太不一样了，原来我以为一个敢在大海中弄潮的女人一定会像男人一样粗犷和豪放；或像北方大嫂那样泼辣和率直，于是当徐教授把我介绍给她，当她用心地倾听并凝视我时，我竟然像面